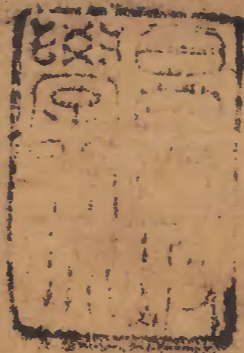


續秘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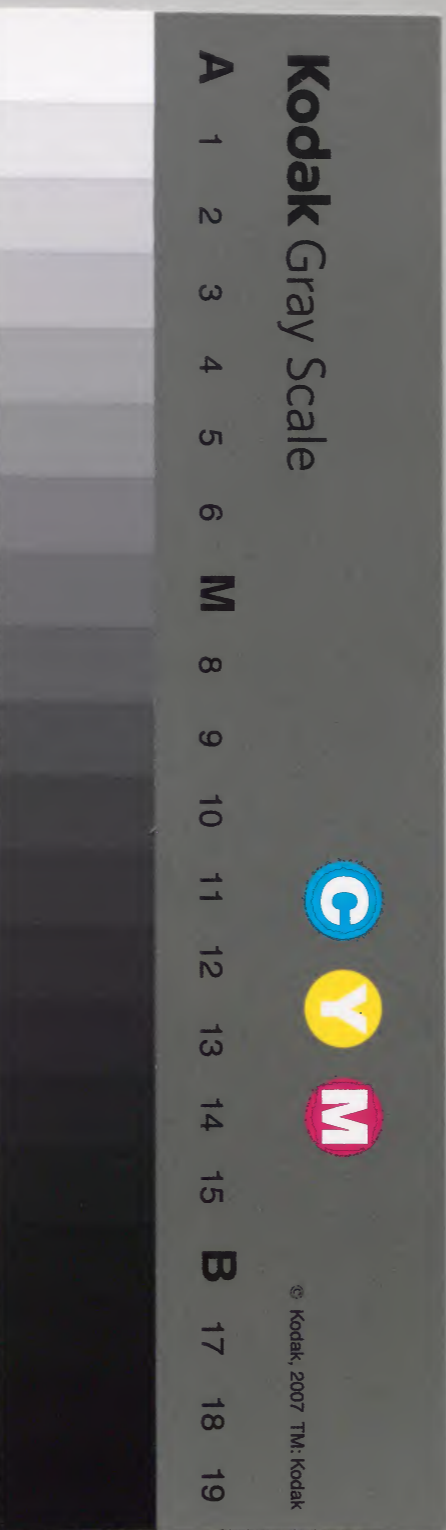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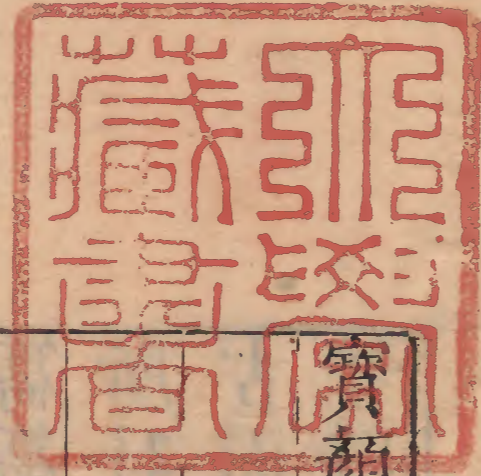


井觀瑣言一之三
 蝸笑偶書
 長松茹退 上下

漢書門			
三	一	五	八
九	四	八	號
一	〇	九	冊
九	〇	九	架

內閣文庫		漢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8 (14)	
函號		370 52'4	





寶顏堂并觀瑣言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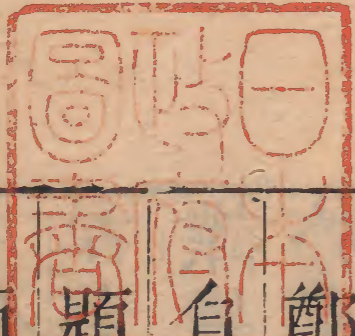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閩南鄭 瑗 撰

樵李

周從龍 同校
孫永芬

鄭子讀書間有絲髮之見輒索筆錄而藏之
自志其陋因不復加纂次取韓子原道之語
題曰并觀瑣言將就有道而取裁焉夫坐井
而觀天謂非全天可也謂非天不可也然則



并觀瑣言

余言雖淺亦焉敢背道而妄肆其喙哉

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秦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

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複出者却艱深何也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成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蓋古文書在漢不列學官歆雖尊信亦但以爲愈於野而已予嘗論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

東晉梅頤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
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尚書辭語聳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述著之體用此
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
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
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
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
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

孔子辭其文便佞屈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
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佞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
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
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奧古至漢齊王閔
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
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
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
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

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今亦是用其語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
亦高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
子固文敦厚凝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
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史記序篇多用四言韻語班史因之范史無序
篇故每篇論斷之外別有四言贊小司馬作史
記索隱乃倣范史而補其贊不亦贅哉

史記遊俠傳曰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
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觀是
數語太史公淺陋大率如此然漢儒自董賈之
外多是此等見識史記奇崛處多出戰國策淺
俚處多是褚少孫所補後人輒以咎子長亦失
考之過

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攬入
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

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肱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太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質據未敢以爲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

仲舒本原處勝賈生賈生用處却勝似仲舒楊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但粗淺耳董賈之言却是從胸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楊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鵠者也

韓平淮西碑惟敘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尚書舜命九官文法其餘敘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其詩亦自成一家不規規於蹈襲風雅必如是然後可謂善學古作元和聖德詩亦自是其

五七言諸體氣象如淚落入俎通達今古等語
殊拙鄆州溪堂詩音格頗古

國朝宋潛溪文工於擬古燕書四十篇比龍門
子蘿山雜言頗勝誠意伯詩詞好文亦簡健藏
機蓄謀如其爲人所著郁離子見識亦高非龍
門子之比蘇平仲用意大苦遣辭太繁纏不可
法王子克文精密但氣弱方希直志高氣銳而
辭鋒浩然足以發之故其文奇峻有光燄真近

世豪傑之士楊東里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
敘事極平穩不費力梁用之豐贍委曲亦當代
一作家曾子啓詩佳處不減崑體李布政昌祺
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所著運甓詩稿大
抵浮豔不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張也慾
焉得剛者也

宋之得統在太宗平太原之歲此四明陳子經
本晦翁語錄而書未易輕變也遼金之始夷狄

也秉史筆者當以匈奴突厥之例待之其君書
名書死而附見其年號于君死之下使後有考
證宋室南渡金據中原則進金比於劉石符姚
書主書卒分註其年於宋統之下西夏小夷亦
當黜其年而附見之元初起亦依遼金初例既
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祥興既亡然後帝之
可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則已甚矣使
光武不中興中宗不復辟君子豈能終抑莽曌

於分註邪觀秦始隋煬可見嗚呼是豈得已也
哉

古史家凡閨門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
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衛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
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爲不善
於幽闇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
知所戒矣仲尼刪詩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
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衛爲狄所滅

井觀卷一
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
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腥穢雜揉莫甚於元而
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於紀傳表志
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實
以俟後世之公論耳此爲能脫因襲之弊可爲
後世修史之法

孟子說道理明白正大但比孔門猶失之粗荀
子言語暗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孟子是從大

路上行荀卿是從旁蹊曲徑裏尋路頭

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謂周王尚在孟子不當勉
諸侯以王業辨之者不過謂當時天命已改雖
代王革命無傷也是故然矣然當時諸侯已皆
自稱王孟子不過勉之行仁義以救民天下自
悅而歸之使衰周末亡則亦因而存之令從祀
宋之列耳初未嘗勸之伐周而黜顯王也庸何
傷哉

朱子謂張子韶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至於何所與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說經皆坐此病

左傳法度森嚴辭氣古雅而整暇不迫馬遷才豪故敘事無倫理又雜以俚語不可爲訓

魏其武安等傳乃太史公所親見故敘其爭構之事最詳

宋潛溪該博羣書才氣汪洋不竭學者靡然尚

之但於吾儒性命之學不甚理會却好去理會異教然亦只得其言語皮膚之末雖平日著書立言自任不爲不重終是泛博其文亦多浮辭勝理所著龍門子尤鄙拙亂道爲蘇平仲作文集序譏近世爲文者合喙比聲不能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此是其本趣發見處故凡其所作大抵只是欲凌厲以震蕩人耳目而已各處方言亦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者

如吾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
日曬曰曝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宋史筆斷依阿全無發明劉氏宋論勝之然有
不厭人心者如論太宗之事而援其不踰年改
元爲戕其兄之證且謂名其年曰太平言致治
由我也曰興國言創業由我也夫年號或出臣
下所議定未必太宗自製籍令果出太宗則既
親行弒逆掩諱文飾之不暇矣又名其年以陰

播其事於天下豈人情哉論歐陽公濮議謂其
久叅大政覬覦相位而爲是迎合之計嘗觀前
輩謂濮議初不出於公而臺諫有言公獨力辯
故議者指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辨唯曰今人
以濮議爲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
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則我宜愧
於二公公又自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
末甚詳其序文至以夷齊自許則歐公於此議

蓋執之終身初非爲覬覦相位而發明矣又王
介甫之立新法蓋自其未得志時爲兼并之詩
已歎利柄倒持與俗吏之不知方俗儒之不知
變及其得志乃專以操利權抑兼并爲先務其
意以爲不如是不可致唐虞三代之治故行之
不遺餘力然其心術之偏又悻戾自用故卒至
於敗壞天下而績用弗成也今謂其措意專爲
破遼復故疆而設則恐非事實矣朱子云介甫

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
不廣故至於此此論最公學者考之

唐玄宗開元廿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獻
寶鑑張丞相九齡獨述興廢之源爲千秋金鑑
錄上之竊意其書必備述前世人主仁暴奢儉
明昏之實及任用忠邪賢否之故雖文字之體
未必雅純然必深切著明足爲百代人主之明
鑑也惜其書不可見而今曲江所刻本乃庸瑣

誕妄全類淫巫瞽史之說蓋自古僞書未有陋於此者或者猶喜談而樂道之以爲公預知安史之變何異兒童之見

前漢書凡史記所已具者皆仍其辭而不變但稍刪潤其重複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異處可以爲萬世法老蘇乃謂彼旣言矣申言之何益則非也至司馬遷楊雄二傳亦仍其自序之文而曲記其世系之詳則過矣貨殖傳仍

敘范蠡子贛至巴寡婦清名書曰漢而泛及異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宜作

綱目書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蓋欲其遣質子而權不遣也尹起莘發明乃謂操負多罪乃欲越江漢而責人所謂有諸已而欲非諸人者此似不考文義之過其引春秋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爲比然宣公平莒及郟欲釋二國之搆怨操責任子欲求成於權耳亦非比

例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符而弑之及文帝立能正其弑逆之戮而不德其迎立之私宜書討誅以明帝心綱目乃誤書討殺尹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謀使羨之等罪止於殺二王則討而殺之足矣予按宋書元嘉三年之詔首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羨之等實受顧託任同負圖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

効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如此而謂不正其大逆之謀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輕於立論而欲得書法之意見是非之實難矣

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羊穀梁傳書法文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

并觀卷一
之提要漢正作趙初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
志仇國而爲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高適討
之其書上皇遣誤也書法謂不以肅宗主之所
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又唐諸臣狄仁傑
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謚者亦誤也又皆各
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簡帙浩繁朱子
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間容
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弒或書殺卒或書薨之

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桎續編德祐北遷
閩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乃遽抑景炎祥
興之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
卷繆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綱目書齊王遊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據北史
從官自暍死耳尹氏發明日雖非以刃兵殺之
是亦以暍死殺之此孟子所謂殺人以政者也

劉氏書法亦本其說徐昭文考證謂當從史書
從官暍死且譏尹氏附會其說以求合所誤之
文愚謂徐說固甚直截然綱目無書暍死之例
其文當分註於齊主遊南苑之下以從謹嚴之
體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
其人按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
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

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
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
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又云丈人文中子
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
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
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
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大牽合傳會痕跡宛然在
唐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

述或謂即宋阮逸偽作亦非李翱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

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以啓後人之疑也
汲冢周書甚駁雜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間詭士所作反勦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其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決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已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為務而無能以神堯郡縣為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史稱其性峭鯁議論無所屈非虛美矣

寶顏堂訂正井觀卷之一 終

寶顏堂井觀瑣言卷之二

閩南鄭 瑗 撰

樵李 周從龍 同校

孫永芬

讀朱子書渾是平穩正當道理學者方是着實下手處餘人之文卑者只是理會微文碎義高者大抵張皇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孝經天經地義章其本文云則天之明因地之

義以順天下故朱子定爲釋以順天下之傳而
吳艸廬章句更爲釋教之所由生君子之教以
孝章本文云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
乎故朱子定爲釋至德以順天下之傳吳氏因
之是矣教民親愛章本文只結之曰此之謂要
道朱子定爲釋要道之傳又何疑哉而吳氏以
爲兼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愚謂吳氏誠
有功於孝經但不若朱子之行其所無事矣

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爲不可知
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
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頗說盡近世禪學
自欺欺人之情狀然蘇公終身陷溺其中而不
自覺其說道理亦未免蹈此病目捷之論信哉
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
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
士註以爲楚沈諸梁按此文今見汲冢周書祭

公解蓋公謀父疾革時告穆王之言故曰顧命葉當是祭字以字形相似而誤

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率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吾宗夾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而以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爨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以上未聞也

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亦字子牛而古犁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爲牛耕不始於漢予意牛耕之利古亦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廣耳或曰農耕旣獲以牛服箱又艸人糞壤駢剛用牛耕之字牛義取諸此未知是否

柳子厚貞符劾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諛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問劾東方曼倩答客難體然也子厚之懟不如曼倩之安

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偃師縣西北亦有比干墓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銅盤篆文云右林左
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予觀其文奇
峻勻麗與三代鐘鼎彝敦諸款識不類辭語亦
不似魏晉以前文字其出於後世無疑歐公集
古錄不收此文其鑒別精矣不宜與石鼓詛楚
文並刻

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藁今考之

信然如吳起傳魯人或惡吳起其中曰起之魯
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
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夫魯人惡起於其君即
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
聞之耳政使如此則魯人自言亦不應泛稱之
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曾修改之驗
郭解傳始言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中間復
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酈生傳始述生入

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鄴生踵軍門云云而所記各異此疑太史公以所聞不同而并著之如國語所記勾踐滅吳戰國策所記中山陰姬之事耳然彼雜書旁揆泛採自不相妨此參合衆說彙括爲傳不當彼此互異其辭疑褚先生或後人所附益則不可知

平陽史氏伯璿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

太甚反成傳會所著管窺外編其持論多無一定之見如論天地既謂天屬氣地屬形形實氣虛氣能載形虛能載實而王邵子有限無涯之說矣復謂天亦有非虛非實之體以範圍之內爲勁氣所充上爲三光所麗既主朱子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之言而謂天包水水載地地浮於水上矣復疑地不免有隨氣與水而動之患必不能久浮而不沉而謂南樞入地處必有所

根着與天體相貫通論月食既疑先儒月爲日
中暗處所射之說而主張衡暗虛之說以爲暗
虛只是大地之影矣復疑影當倍形如此則月
光常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必多而謂對日之
衝與太陽遠處往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既謂
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外而
月常受之以爲明是本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
乃光之言矣復謂月與星皆是有光但月體半

光半晦月常面日如臣王敬君此其光所以有
盈虧之異論置閏既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
餘之分以起後閏置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
以終前閏矣復謂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無餘
而不可有所欠論日月之運既主橫渠天與日
月皆左旋之說而謂日月與天同運但不及其
健則漸退而反右矣復自背其說而有二人同
行之喻謂曆家右轉之說自有源流未可以先

儒所學之大而小之凡此等處屢言屢變乍彼乍此進退皆無所據其曰天有範圍地有根着則近於無稽之妄談而淪於小智之私矣臣敬君與二人同行之譬尤爲不達事理大抵天地日月之理雖亦格物窮理者所當理會然既未可目擊難以遙度則不如姑以先儒所以言者爲據暫且放過而於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詳焉可也苟於此用心大過則牴牾愈多且終不

能以豁然而無疑也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峰陳定宇諸儒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張氏此說足爲前輩解紛疑得事理之實然朱子答吳晦叔書已嘗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

孝經三才聖治事君章本竊左傳子大叔北宮

文子上真子李文子之言而或者反謂傳者竊
經爾雅如切如磋等云本竊禮記大學之文而
或者反謂記者采爾雅之辭謚法經天緯地曰
文等云本竊左傳成鱣之言而或者反謂成鱣
倣謚法之體鵠冠子貪夫殉財等云本竊賈誼
鵬賦之詞而或者反謂誼賦盡出鵠冠子子華
子今世之人一段本竊韓文柳子厚墓志之意
而或者反謂退之此文出子華子世儒知有古

近而不知有僞真類如此可發一笑

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未須論其意義深淺但
考其辭語亦足見其故爲險艱痕跡不可掩矣
論語無意爲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厭語助字
之多如女得人焉耳乎六字爲一句而助字處
其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十
五字爲二句而助字處其九而法言乖離諸子
圖微蠶迪檢押弼中彪外雉噫等語至不可屬

讀論語云請問其目而法言但云請條論語或
問子產問子西問管仲三問字繁而不殺自是
文理當如此而法言中或問霍光王翦竇嬰灌
夫聶政荆軻但曰霍曰翦曰竇灌曰政也軻也
豈復成文理哉此類不可勝數識者觀之不獨
大玄可覆瓿矣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
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耳殊不知
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其不

易解者特古今文體有不同耳雄說陋矣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
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
有木而無艸則艸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艸蕃
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艸

韓昌黎與歐陽六一皆以文衛道者其事跡亦
頗相類故韓之知己有裴董而歐之知己有富
韓與韓並稱有柳子厚與歐並稱有蘇子瞻又

如韓有孟東野而歐有梅聖俞韓有文暢高閒
大顛而歐有惟儼秘演惠勤有樊宗師李翱張
籍皇甫湜賈閻仙而歐有尹師魯石介謝絳蘇
子美石曼卿恰恰相當此亦奇也

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
文章惟盤谷序予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
言則有未諭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
觀之亦未必都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

從之嘗病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謂
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其
言亦有理

屈原遠遊曰羨韓衆之得一一本衆作終史記
始皇本紀云始皇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
死藥又云韓衆去不報是果一韓衆歟則信能
長生不死矣予意衆蓋古之仙者本紀所載必
迂恠之士因始皇好神仙而假托其名以肆欺

辨賞卷二
誕耳未必屈原所指之韓衆也若列仙傳載韓衆乘白鹿從玉女則意好事者所傳會不足爲据

宣和博古圖成於宋道君朝王黼輩之手凡銘識有乙辛癸巳等字者皆定以爲商器其無銘識者亦強指爲商周物其彛舟總說云國家積德百年之後講明禮樂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潛壤之奧者四方來上如鐘

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予謂以道君之好弭文而重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之巧求曲飾以愚媚其君受命鎮國二寶尚不難於假托撰造况其他乎然則四方所上固難盡信矣且古人解觚尊爵簠簋之類雜用陶梓未必皆範銅爲之也其的然可信者如齊侯鐘晉姜鼎宰辟父敦等器款紋形製字畫辭義皆非後世所能爲者則非誣也

楊雄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劉後
村謂雄語本呂覽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之語予
謂雄語蓋本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然美
新仕莽犬羊之可羈耳龍蛇固如是乎投閣幾
死尚爲得存身之道哉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
如律令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
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

皆近之今道家符咒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
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
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恠誕不足信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
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
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
皆宦者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宮辟爲
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

誤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
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下云亦有免死而宮者
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管仲以爲
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今分註先言羣臣皆
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
而伯載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曄言腐身熏
子以自銜達云爾

今人以干求請託爲鑽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李周翰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
以鐵鑽之也今人以見陵於人爲欺負漢書韓
延壽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
壽痛自刻責此鑽與欺負語所本

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倂功吊由靈之類有
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
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
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

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餅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史炤釋通鑑多謬天台胡三省辯誤多所考正遠勝諸家之註然頗有引證欠明備者如晉太和四年郗超言頓兵河濟史氏云河濟皆出王屋山固疎胡氏乃謂河出積石濟出王屋此河濟之發源夫積石河之見處非其發源也唐貞元元年盧杞遇赦量移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德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等勿退史以京顧爲人姓名胡譏其不識文理是矣予按柳

子厚撰秘書少監陳京行狀云上將復前爲相者公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唐史蓋因此文炤之謬益彰矣太中二年王皞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史以厭爲厭魅胡云厭代謂升遐言厭薄人世是也然厭世字本出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之文唐避太宗諱改世爲代而胡不明言其故又漢黃瓊上疏曰陛下

不加清徵審別真僞清徵本出楚辭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胡亦失於引證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曰是兒欲踞吾着爐火上邪此蓋操知權尊已非出於誠特欲啖已速成篡計使諸雄得指以爲辭故云踞吾着爐火上若曰速吾禍敗云爾胡乃云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似無此意比齊王高緯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賜死本啗死之誤胡

以淫刑以逞釋之唐李泌請以書約回紇每使
來不過二千人印馬不過千匹按唐書本作市
馬謂與回紇互市之馬也通鑑市誤作印胡引
六典諸監馬印爲說亦失考也寶曆初牛僧孺
出鎮武昌過襄陽襄陽帥柳公綽戎服出候曰
奇章公甫離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註牛
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故唐人以稱之
予按唐書僧孺在敬宗初嘗進封奇章郡公今

武昌有奇章閣奇章亭皆爲僧孺而名非特以
牛弘之裔稱奇章公也此其欠明備處其他所
釋頗多騁浮辭如解高澄父喪起舞而曰秘喪
不發死肉未寒忘雞斯徒跣之哀縱躑躅傲傲
之樂之類殊非箋解之體

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畧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
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畧通於道而
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

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朱子云問對是阮逸僞作三畧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用於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圮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贗本耳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

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或謂漢光武之詔已引黃石公記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元魏石刻有大代修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尾云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

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予於史學
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愚按崔浩曰昔大
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雖未
嘗改國稱代然二號固嘗並稱矣

隋李諤病當時文體輕薄上書論之略曰競一
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於是閭里童昏貴遊
總卯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諤誠欲變時文之陋
宜自爲渾厚爾雅之辭今書辭駢儷淺鄙乃爾
尚何以譏病時輩爲哉

汪克寬綱目考異殊無補於書法徒加支離耳
夫呂后止稱制故猶書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
稱武氏王莽男子也故書名武后婦人也故書
氏綱目之權衡審矣汪氏乃謂呂后當稱呂氏
武后當稱周墜不達甚矣唐中宗景龍元年太
子重俊殺武三思武崇訓綱目書重俊起兵誅

三思崇訓宜矣汪氏却云此起兵討賊而罪人未得但當書討不當書誅且分註明言殺三思崇訓于其第汪氏曾不之考而輕於立說何哉

玉京寶曆日涉異極無庸外書去新味支輔耳尚何以精深却筆為哉

宜自為軍與商報之類今書類編與類聚皆已爾

質顏堂井觀瑣言卷之三

閩南鄭 瑗 撰

樛李 周天軸 同校

姚士燾

大誓言予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為有婦人焉扶風馬融因以為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

十四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
尚在然則雖微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可決知
婦人之非文母矣劉以邑姜當之理或然也然
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太公八
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字之
女可配武王武王是時已幾七十矣又豈得始
納公女爲元妃哉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
十二而蚤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孔

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
當在顏子之後今魯論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
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旣在回之前則孔子亦
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然則
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
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
按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
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

子思之壽止於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也而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諸子辨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答問之事安得有之予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

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殊不知伯魚旣先孔子而卒則子思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殊可笑也凡傳記所紀年月如此牴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

宋史諸國世家其子孫諸臣事業可考者各爲小傳附本國之下此最可法

喪禮有復說者以爲招魂復魄荆楚之俗乃以

是施之生人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是也予按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艸拂不祥則非特楚俗然矣

沈約宋書祭祀輿服諸儀物皆具於禮志其序云禮之所苞其用匪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此說最是諸志載及魏晉以來之事蓋以備前史之未備亦未爲不可列傳頗重複疑非盡出約手獨符瑞志數卷乃其所

創立者皆采諸讖緯雜書荒唐矯誣之說蓋前史所羞爲者約反自謂可補前史之闕不亦陋乎

通鑑載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予謂浩修國史直筆自是其職但不當刊石衢路耳縱使以是獲罪何至遽赤其族太武雖暴不

應至此綱目書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甚之也及考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所以不蒙八議之宥者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疏云鳥鼠共爲雌雄

同穴而處蔡九峰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云鳥鼠共穴其鳥名鷓其鼠名鼯沈約鮮卑傳亦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艸便有雀鼠穴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鳥鼠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親見鳥與鼠共處一穴相親如匹偶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爲二山云鳥鼠山乃同穴之枝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金

虜南人無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而疑孔說
三禮考註或謂非艸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
言嘗著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敘錄
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
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
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
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
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

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敘錄云儀禮傳十篇澄
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欲
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敘錄置之篇首又
從而附益之爾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周官古
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
不能無可疑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
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
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所寒暑雨

井觀卷三
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洽
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
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
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
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
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
掌禮而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
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

也云中雷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
此書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
堂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
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
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
記雜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
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
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

月菴卷三
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可補經決矣夫經之殘闕雖孟子亦但能言其畧或者顧務勦拾割裂以補之不亦勞甚矣乎

凡古書簡編錯亂程朱大儒亦不敢擅爲更張但云某當作某某當在某之下某當在某之前而已惟孝經大學傳文之錯有經文可依據故朱子考而正之今此書任意移易輒云當麗於

此無疑如內饗掌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乃遽取內則牛夜鳴則膺等辭以附之豈先聖闕疑闕文之意乎

宋馬令采江南李氏遺事作南唐書頗摹倣歐陽五代史然所載多詩話小說諧謔之辭殊乏史家筆削謹嚴意思其類例亦多乖舛如潘佑之忠諫而置之誅死傳彭利用之迂腐而列之俳諧傳方諸歐史無能爲役矣

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節度使及金陵陷
募驍勇敢死千餘由宣歙長驅入福建循海聚
兵以圖興復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陽鎮市東
有盧大王廟志云卽絳祠馬令南唐書乃云金
陵旣平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
表朝廷數遣使諭旨絳乃降遂降授冀州團練
使會慎儀侄穎上言求復季父之讐乃命斬絳
于固子坡據舊史則絳爲忠於所事而死據馬

書則絳爲讐人所訟而死予謂絳聚兵爲唐興
復歙旣降宋則殺其守臣乃勢所宜然以宋藝
祖追贈韓通錄用衛融張洎事觀之則龔穎雖
爲季父訟寃藝祖未必遽肯殺絳句容之人必
不爲絳立祠舊史當得其實

凡經傳之文有錯簡者須有顯證方可移易如
大李傳文有經文可證乃其更定周書武成有

月日事理可推乃可更定後之儒者率以已意
所便輒欲變移經文如王魯齋只憑漢藝文志

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篇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且魯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况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注說非指其正文也又據孟子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爲周公之事而欲移魯頌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土田附庸之下而以俾爾昌而熾一段接於亦其福女之後殊不知古人引經只是斷章

見意不如後世之拘也如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矜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雖魯齋其能強爲移易以遷就其說乎又欲以二雅中不合於正雅者皆歸之王風又欲以豳風七詩分入變雅豫章熊與可本吳材老之說以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等言爲四五紀疇文歛時五福等言爲九五福疇文雖剪裁破碎惑亂後學然猶勉強可通至於移惟辟作福等言爲六

極疇文於義何所取乎凡此皆進退無據而輕改聖經之舊治經者所當深戒也

東坡峻靈王廟碑載唐代宗時有尼見上帝得八寶云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昭靈侯廟碑載張路斯鄭祥遠皆爲龍爭居以戰路斯九子亦化龍皆齊東繆悠之談真文忠續文章正宗此兩篇亦在所取豈姑以脩廟碑之體歟

新安胡庭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皆不離乎中五之士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真藉六七八九十

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讐
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
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
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環相
克無已今有人忘父母大讐而不報者可以觀
諸此矣其持論甚新然報讐之說亦似太狹
史中凡改姓名者如劉更生劉歆姚元之之類
當其未改只當著其舊名元魏初諸臣姓皆奇

復孝文太和中始改拓拔氏爲元氏拔拔氏爲
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此類
甚多至西魏恭帝初元宇文泰廢立乃復國姓
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中原故
家多易賜番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孝
文未改姓之先皆著其舊姓名乃得事實魏收
魏書率書新姓温公通鑑從之以就簡易失其
實矣金幹離不兀木等其初亦只當書其舊名

今金史盡書後所更名宗望宗弼之類亦非是
陳子經續編通鑑悉書舊名亦爲有見

宋史記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涕冷山聞
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
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
于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
仙四海遇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
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謾歌于楚些

雖置河東之賦莫土江南之哀遺民失望面痛
心孤臣久繫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
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
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卽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
朱少章弁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畧曰
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于
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于將老節上之旄盡落
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

髯而莫逮淚灑永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
高宗讀之感涕今見朱子所述行狀

此等語以孔祖遺澤遺教林豐草野兩被于
不心其來亦歸雲中亦奉烈節宗大行文舉日
初甲時動晴北城城隅史記附錄文以終其概
少亦引入贊卦頭血為國益熱之孤獨耳其以
難置其果之知莫上武南文亦其月及

瑣言跋

余讀從子瑗省齋遺稿而錄其瑣言偶書焉
愛其博洽討論之精也夫強記者多牽合尚
辭者或滑稽是豈易言哉文言不可尚矣寓
言道之餘緒也法言失其正而大言則誕矣
故司馬史記班固謂其疏畧牴牾張輔又謂
固不如遷而李延壽南北史識者謂其過本
書或謂有述妖兆祥讖識之繁俛耳范太史

反

唐鑑有譏其疎不入理至孫之翰唐史甚自
愛重而其理友不及唐鑑文選創自統者三
十餘年東坡譏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姚鉉
文粹成十稔有惜其未載及求居寄別之作
至若先哲偶書往往托以自寓昔人亦謂對
偶不可施於史隋李諤病當時文體不免自
陷奇巧駢儷之陋豈責人明而責已昏耶嗚
呼甚哉言之難也而况論古乎省齋卅角編

博羣書弱冠登第官儀曹所著有調笑稿數
十卷而瑣言偶書出入經傳徹貫墳典蓋自
穀率中得之不待搜索而始定者而遺言未
竟厥終惜哉余重家雞欲與知道者共焉其
餘稿尚俟刪訂付其子嘉禾守登高刻之
嘉靖八年己丑春劣叔雪齋懋德題于翠湖

寓舍

瑣言跋終

長

七

其淵源於世余立宗標於與時其情共其
幾年中其文不特對索而欲求其而費言未
十卷而後言出書出人雖對其其與蓋自
對奉書錄後登策官謝書則其亦與其其

鄭省齋蝟笑偶言

閩南鄭 瑗 撰

馮李 周天軸 同校

姚士舜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反
不見信於其君叔子不鳩能使敵國不疑而曾
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於其母讒蔽其明愛惑
其聰無足恠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

陽書

使胤子無傲虐能來重譯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不靈可畏哉

季羔避難而闖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陳琳為袁本初艸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賂賓王為徐敬業艸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

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食祿宜卻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為傷廉陳戴受生鶩不為不義夫國非為飲食也而有時乎為飲食故魯膳不至而孔子行楚醴不至而穆生去

懷羸失身重耳沃盥奉匜而以不從不言為善處蔡琰忍辱羌胡重歸董祀而以授受不親為知禮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斂而

齒決是問者也雖然豈直婦人也哉

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須多
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已者韓信王楚反官
其辱已者趙高指鹿爲馬陰中其異已者朱溫
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佞已者蓋各繫其逢
也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
武帝比桓靈而帝以爲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

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啓關
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陽琳刺客不殺蔡
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
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
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
孰謂盜賊無義士乎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唐書表宰相

世系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
他乎元魏馬后淫克弒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
天網有時而漏也及胡氏效其尤則不免於沉
河矣唐之武后腥穢人紀冒干曆數而享壽考
天道有時而爽也及韋氏繼其軌則不免於授
首矣孰謂不善可稔乎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
失身於僭偽之朝金虜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
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令終之難
也如此王莽篡漢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起守
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爲孝獻后以璽抵軒涕
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
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
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
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
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

纂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
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避其至親所爲如
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繭蠶出也而蠶
非繭則不能藏身以形化網蛛出也而蛛非網
則不能憑虛而覓食嗟乎依憑其軀者乃出自
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猩紅之罽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便
也文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颿絳之

利也故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違其時雖善
奚益

取涼於箑不若清風之徐來也然無風則箑不
可缺激水於棹不若甘雨之時降也然無雨則
棹不可廢是故三王不興不可無五伯之功二
典不作不可無兩漢之制

劉禪旣爲安樂公而待宴喜笑無蜀妓之感司
馬昭哂其無情李煜旣爲違命侯而詞章悽惋

有故國之思馬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
瞻望故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謂古人所以
貴死社稷也

狄仁傑舍垢忍耻於僞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
功呂好問辱身汚迹於僞楚而竟就溥天左袒
之績論者猶咕咕動其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
藥之唐恪果何爲哉

商後爲殷呂後爲甫唐後爲晉魏後爲梁隨地

以名夫何常之有後世或強襲舊名或別創美
號失古意矣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
爲漢儒宗孔穎達爲王世充博士以艸儀禪代
見親而卒爲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也而世儒
宗焉此二代之所以無真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齷以房帷之醜
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

則夫萋斐之成貝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怪其然哉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翳桑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斬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龜獨斬子公而因之遇弒者遠矣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之法如此

盜跖以孔子爲僞蘇軾以程頤爲奸李傕以董卓爲忠田承嗣以安史爲聖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古有之矣跖傕承嗣不足道而軾亦爲之君子之不仁悲夫

參朮以和而起疴芝蘭以馨而熏物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理之恒也若夫阿魏以臭而止臭骨
咄以毒而攻毒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理固有
難喻者矣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
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塵蔽
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
微彼瑣瑣迂恠之徒尚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
矧得而欺侮之

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
王不王李雲之言帝不諦其義一也而雲獨以
是賈奇禍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
人哉

陳竇謀誅宦官懼其辛螫而漢鼎隨移訓注謀
誅宦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麤稷狐熏灌
之難如此履霜滅趾之戒可不慎乎

以兆民爲兆人以致治爲致理之類唐人之避

諱也以揖讓爲揖遜以惇典爲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迂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軒轅崩莖著於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

晉十七妖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豈其然乎

寶顏堂訂正偶書 終

豈肯對人盡效其耳
精與自徑而世有撰夫同世之
晉十子於古而世有難夫乘麟之瑞哉南王安

長松茹退叙

紫柏老人無恙時駐錫匡廬之開
先日踞蒼玉峽剪松煉瀑與二三衲
子劇譚無生夜則露頂結跏勦聲
如伏雷震谷野人驚以告邢耒慈兄
弟來慈兄弟喜曰得無我紫柏大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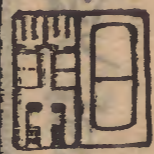
又

余
耶即之良是因相與昇歸潯陽之長
松館、烏余時為潯假守得參緒論
無何紫柏別玄留一編貽余、發而讀
之其文簡奧玄淡機杼一本文始景升
間而義味涵蓄甚富既刮性相諸宗
骨髓一以西來的脉提縱之當其宏

濶勝妙徃、襍取經史百家揉團渾
合出入無際蓋自古釋流之談儒玄
與儒玄之談釋未有縱橫合度如是
者也無何言者病余譚禪落余官一
詮余欣然愧其名益取竺乾書研治
之還以印諸此編義尤炳著於是益

見老人之用心迨老人不勝法道之狗
踐蹈湯火翛然正遊益嘆老人造履
明白之大驗嗟夫美則必傳徵而後信
是編也可以行矣

東吳竹懶居士李日華識



長松茹退序

慙慙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孔
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歇心之地其所著書曰
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
於明理明理不難難於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
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
鬼神尊而訶護之慙慙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
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生復不畏死猶妄著書譬

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艸之餘唯所退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然迫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潯陽有匡石子謂憨憨子曰石兄來慈構長松館於此有年數矣徒厰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岷江濤生聲雜鍾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生之磬震緣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

人之存心乎哉憨七子愀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七松為牛馬焉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上

明 紫栢憨頭陀 著

李日華君實

陳天保定之

同校

憨憨子曰諸法無生何謂也心不自心由塵發知塵不自塵由心立塵由塵發知果有哉由心立塵塵果有哉心塵既無誰為共者若謂無因烏有是處吾以是知山河大地本皆無生謂

有生者情計耳非理也故曰以理治情如春消

水

慙慙子曰千年暗室一燈能明一燈之明微吹能冥明暗果有常哉如明暗有常則能見明暗者非常矣知此者可以反晝爲夜反夜爲晝而能晝能夜者初無晝夜也

慙慙子曰明暗無代謝謂有代謝者隨分別始生也如分別不生明暗何在悲夫明則能見暗則不能見是謂塵使識若識能使塵則明暗在此而不在彼矣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慙慙子曰火性無我寄於諸緣外諸緣而覓火性何異離波覓水者哉火性旣如此彼九大獨不然乎噫道遠乎哉觸事卽真聖遠乎哉體之卽神今觸事不能真體之不能神蓋分別性未忘也無塵智亦未明也

慙慙子曰明暗生晝夜晝夜生寒暑寒暑生古

今脫離吾現前一念彼皆如石女生兒故曰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曰覓心了不可得
雖然了不可得依可得而有如無可得則不可
得者曷能獨存哉

憨憨子曰如來藏中不許有識此古人之言也
吾則不然衆人心中不許有如來藏夫何故凡
聖皆獨立故譬如指屈伸正屈時伸何所有正
伸時屈何所有一現前一不現固不同而全露

指體本無優劣故曰師子遊行不帶伴侶

憨憨子曰空外無色色外無空空今色兮根情
而有外情而觀則空色奚寄故曰情爲化母萬
物皆子母亡子隨乃自然之勢也或曰有可情
化空豈能化憨憨子曰空待色有色化空殞此
理之必然者也子何獨疑

憨憨子曰道不生虛則有形者何所置之人心
不虛則無窮之善自何出焉故曰虛則能容能

容則大大則無外無外則獨立而獨立者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堯得之紂失之也

惛惛子曰性變而爲情情變而爲物有能泝而上之何物非性

惛惛子曰五行相生復能相尅天下好生而惡克殊不知外生無克外克無生故達者知生生克聞死不惑知克生生聞喜不盈

惛惛子曰出者有隱者之心處者有出者之情皆惑也夫出而不決爲忠不徹處而不果是謂大惑噫大惑不除雖處於幽岩深壑之間何異市朝

惛惛子曰見水不能渡者以其無筏見空不能蹈者以其無翼然筏與翼皆屬於木木生於土由是而觀之是見土不能渡不能蹈也古之人有知於此者故能不筏而浮滄海不翼而履太空

長安道 卷一
四
慙慙子曰我不待我而待于物物不待物而待于我兩者相待而物我亢然故廣土地者見物而忘我略榮名者見我而忘物一忘一不忘何異俱不忘唯俱忘者可以役物我
慙慙子曰鳥能飛魚能遊然微空水則翼不可展尾不能動故野馬奔於遠郊長風游於太虛苟無肆足之地容怒之天則殆而已矣故君子之處小人若不能使之各得其所用而不棄則

君子聞道奚益於世

慙慙子曰待欲熾始乃治之何異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也唯爲之於未有所謂未昏而我本明未動而我本靜慎之可耳如明極則照生靜窮卽動起照爲昏媒起爲動引故聖人預知此乃設止觀之藥治昏動之病一朝病除藥廢則向我本明本靜者又不名明靜乃曰定慧者蓋不欲忘其復性之功也

長安文選卷一
五
慙慙子曰飲食男女衆人皆欲欲而能反者終
至於無欲嘻唯無欲者可以勞天下可以安天
下
慙慙子曰身非我有有之者愚也破愚莫若智
智不徒生必生於好學學而能辨之非智安至
此故曰學非是道然足破愚愚破智開始可入
道矣

慙慙子曰能病病者病奚從生以不能病病我
故病焉然病之大者莫若生心心生則靡所不
至矣豈唯病哉故曰眼病乎色耳病乎聲心病
乎我唯忘我者病無所病可以藥天下之病
慙慙子曰松本無聲風入濤生銅本非鏡鏡成
生明無情者有情者之待也無聲者亦有聲者
之待也不明待明明卽不明聲卽無聲情卽無
情故曰有待無待者皆無自體唯是心建故達
心無我者雖處吉凶之域而吉凶不可得而惑

也

憨憨子曰無物不神不神有心心有而能無者無豈能醉哉無不能醉有不能昧可以顛倒天地有無萬物神耶非神耶

憨憨子曰刻木爲魚魚腹空虛以物擊之聲出于無無能出聲無果無乎聲從無出聲果有乎噫舉一類諸何物能愚

憨憨子曰有形至大者莫若天地無形至大者莫若虛空有道者知彼二者皆自心影響故見空不盲見形非形

憨憨子曰龍爲鱗虫之長孰不賓焉然長而有欲則人可以豢之豢之者犬豕也今龍亦可豢之豈真龍也哉

憨憨子曰介然有知唯施是畏此老氏之言耳曹溪大鑑則曰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又若有知不乖無知也老乎曹乎同乎異乎吾不

長本表通 卷一
得而知付之副墨之子俟來者辨之
惛惛子曰今有百人焉異口而同音使聽之者
疑若一人焉嗟夫口異者情之所感也音同者
性之所出也敢問性對曰音之前心之初唯無
思者可以契同耳

惛惛子曰世人見畫鳥以爲非真見飛鳥則以
爲真鳥也殊不知人借五行爲身析而觀之身
則不有何況有人人既不有則畫鳥飛鳥獨能

有哉故曰真待假有假忘真隨忘若然者何真
何假

惛惛子曰芻狗未陳錦繡飭焉旣祭牧豎踐焉
夫芻之爲狗芻不增多狗復爲芻芻不減少由
是而觀狗徒有名實唯芻也或者見芻則以爲
薪見狗則以爲畜狗能防盜薪能傳火盜能殺
人火能燒山一相因萬相因以至無窮竟不可
以知識故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長本表述 卷一
八
慙慙子曰學所以破愚也今有人于此不以學
破愚而以學周欲即此而觀則聖人設教本在
藥衆人之病今藥生病則聖人之技窮矣故曰
醍醐成毒藥也

慙慙子曰豈在瓶中春至則能萌芽人在欲中
覺生則能夢除故曰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
夫大夢者併夢覺而言也夢覺則夢除覺覺則
覺除覺夢俱除始名大覺焉

慙慙子曰莊周夢爲蝴蝶蝴蝶夢爲莊周此就
有心而言也吾則曰我夢爲山河山河夢爲我
此該有心無心而言也噫能有心能該有心無
心者果夢耶果不夢耶

慙慙子曰萬物本閒鬧之者人耳人而不鬧天
下何事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者非出有心也
慙慙子曰一盆之水一拳之石足以盡泰山滄
海也夫何故大不自大待小而大小不自小待

長松苑述 卷一 九
大而小待小而大則天地可以置于芥子矣待
大而小則毛孔可以容乎虛空矣虛無形毛能
容之况天地萬物者乎故曰毫厘非細間闕其
內虛空非大廣容無外

慙慙子曰種松所以棲鶴也養鶴所以代風也
故列子泠然乘風而遊於八荒之外返而失其
故居猶謂在八荒之外也故曰道非有無豈可
以方所求之哉道非遠近豈可以去來疑之哉

唯不求不疑者非上智則下愚矣

慙慙子曰心有真心妄心真心照境而无生妄
心則因境牽起者也真心物我一貫聖不能多
凡不能少妄心則境有多種或以有為境或以
无為境或以諸子各偏所見為境故曰心本无
生因境有六合之外六合之內羅籠盡矣又老
氏以身為大患身无患无而不言所以然之旨
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则无身之所以然明矣夫

長安文選卷一
心本不勞形累之勞身遺則心無能勞之者心
果有乎昔人有言全神者心將遺之况于身乎
故曰有心則罪福有主心忘主无雖有罪福孰
主之哉

惛惛子曰我心未起義路莫造故穷天下之辨
盡天下之義皆謂之以網張風剪龜之毛也雖
然善行者无足迹善言者无舌力如是言如是
行謂之不言而言不行而行不言而言者言滿

天下本无言不行而行者行徧天下本无行故
曰不行而至不言而信也

惛惛子曰衆人以爲高不過乎天厚不過乎地
故曰天高地厚无能匹者殊不知天地固雖高
厚亦有形之大者夫有形離无形形何所從无
形離有形无形誰明明也者有无一一致之謂也
惛惛子曰勇而不義謂之暴仁而不明謂之倒
倒也者以小傷大之謂也唯仁不仁乃合乎道

長林苑通 卷一
二
憨憨子曰月在秋水春着花容雖至愚者亦未
有見之而不悅也殊不知外我一心則水无所
清月无所明春无所呈花无所榮知此者可與
言卽物會心之大略也

憨憨子曰生公聚石爲徒與之談涅槃大意羣
石皆點頭而肯之夫石本无心豈有耳哉无心
无耳於意則肯首於聲則能受肯之受之心耶
耳耶

憨憨子曰見欲忘身者乃欲重于身也見身忘
欲者乃身重于欲也欲重之人雖多才奚爲唯
聖人因其欲而用之終使之无欲焉重身之人
固能忘欲身爲欲本心則主之而不能忘心則
身亦欲也故曰唯忘心者則身无所勞

憨憨子曰蛇可以爲龍衆人可以爲聖今衆人
滿天下而登聖者何稀焉噫風行于上俗成于
下顧其鼓舞者何如耳如鼓舞者不得其人雖

長
聖人滿天下有若无也

慙慙子曰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此譚子之言也吾則曰影弄稚子不知爲稚子所弄譚言可以義求吾言難以理通譚兮吾兮孰先孰後孰智孰愚吾不得而辨且付之无辨子焉

慙慙子曰吾讀莊子乃知周非老氏之徒也吾讀孟子乃知軻非仲尼之徒也夫何故老氏不辨周善辨仲尼言性活軻言性死辨則失真死則不靈失真不靈賢者之大疵也

慙慙子曰羊不知驢驢不知馬馬不知龍謂驢不能百里謂馬不能千里謂龍不能蜿蜒九霄是皆以已盡人者也夫人可以已盡則道可以力得矣何君至尊臣不得而獻之父至慈子不得而傳之耶故曰人不可以已盡道不可以力得唯舍已盡人者无情不盡无道不得也

慙慙子曰日高則羣陰自滅雲厚則杲日失明

今有人於此不以无生之水沃貪欲之火而爍
靈焚和終无息矣

憨憨子曰晝夜之想夢之想想夢夢積歲成劫
萬古一息或謂之延或謂之促延兮促兮有兮
无兮唯離念者乃知此也

憨憨子曰岷山而至石頭從高而下也岷山如
在天石頭如在淵天上有水魚龍藏焉淵中有
陸人物寓焉在上者不以陸低而設底脫之防

在下者亦不以水高而憂衝洗之患者命也業
也故曰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常遷於國土
憨憨子曰男見女喜悅女見男亦喜悅男女雖
別而喜悅未嘗不一也噫喜悅之初有不累於
喜悅者存焉人能知此則喜悅乃思无邪也
憨憨子曰儉可以積福亦可積禍吾同衆人之
儉非吾儉福必積矣如儉人而不儉已禍必積
焉故曰同人儉者人雖餓死而不怨儉人而不

長和安通卷一
不儉已者人雖溫飽而不懷也

慙慙子曰少而不老老而不病病而不死則生者无媒矣生而不少少而不老老而不病則死者亦无媒矣噫死爲生媒生爲死媒譬如環輪端從何起故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或者橫生橫死耳

慙慙子曰吳人嗜鱸魚蓴菜燕人嗜駝乳牛乳蓴菜鱸魚牛乳味雖不同嗜无兩種鱸魚

蓴菜衆人以爲鮮駝乳牛乳衆人以爲羶噫如舌根不搖識不嘗味天雨甘露地產甘肥孰知嗜哉

慙慙子曰公之私之皆自心出公則天下喜之私則天下怒之喜則福生怒則禍生知福生於公而不能以公滅私者欲醉其心也

慙慙子曰制欲不難唯自重難人而能自重雖高爵厚祿不能動之果能昭廓不動至于動而

長林友述 卷一
五
無欲則幾于聖矣古有節婦謂餓死猶勝生失
節生猶死遂餓而死是以天下仰其遺烈如月
在寒空也

慙慙子曰皎如青天忽爾生雲吾清淨心中念
生忽然念自生耶固有生之者乎生而能返出
而能歸者也生而不返浪流他鄉矜嶢辛苦朝
之莫之弗得暫安如風驅雲雲雖无心茫茫不
能已者風使之然也故曰境風浩浩凋殘功德

之林心火炎炎燒斷覺山之路山上有天誰得
見之

慙慙子曰飲食之于人也所以資其生耳今有
人于此不以飲食資生反乃傷之者蓋不節之
過已飲食而能節之小則可以資一身一家大
則可以資天下故曰智者能調五臟充而用之
能調天下非誇也

慙慙子曰昔之人有力拔山者氣吞天下者人

長松苑遺 卷一
在地山口在人面而能拔山山地也口亦地也
謂之地拔地地吞天下於理則無悖反是雖有
其辭乃過壯之耳

慙慙子曰天下以美婦人譬好花以好花譬美
婦人殊不知以人譬花以花譬人而能譬譬者
非花非人也故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慙慙子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南人解乘
舟北人解乘馬人物雖殊便常則一也故使農

人揖讓于明堂之上置縉紳於耕鋤之間久習
雖亦安之終非其常也是以聖人不以反常教
天下但以中庸教之者率其常而已矣常則久
久則遠遠生大大無不盡何必反常

慙慙子曰菴李芳濃遊蜂不待召而聚花落亦
不待遣而散殊不知榮悴而樹无代謝夫樹无

代謝則今日之零落安知不爲異日芳濃之本
與昔人有方受相印而貴震天下卽題詩於館

長松苑遊 卷一
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噫
大悲菩薩手眼何多果乃一些瞞他不得良有
以夫

憨憨子曰開眼見山水合眼夢山水開眼所見
世以爲真合眼所見世以爲不真殊不知真與
不真離心無塵塵尚非有况山水乎哉
憨憨子曰聞鍾聲而能卜陰晴者耳聰英于人
者也過馬一見而不忘其毛色者目明雄于人

者也故世皆以爲極聰明之人也雖然合聰不
聰合明不明聰之與明果聰明歟果不聰明歟
昔人有言曰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
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若然者
彼能卜陰晴之聰辨馬色之明豈真聰明也耶
憨憨子曰孟軻言性善荀况言性惡楊雄言性
善惡混夫言善言惡者是析一而爲二也言善
惡混者是併二而爲一也噫性也者非一非二

而一而二孰能析之孰能併之吾以是知析之者併之者皆畫蛇添足者也
慙慙子曰吾讀墨子然後知其非大悖于孔子者也吾讀楊子亦知其非吝一毛而不拔者也
今日墨子悖孔氏楊朱吝一毛是皆不讀楊墨書者也楊墨骨已朽而不朽者寓于書然不讀其書而隨人口吻而安排假使楊墨不死聞其排語寧不捧腹而絕倒歟

慙慙子曰十習六交惡情所積果孰徵報所以訓因也若夫十號具足萬德周隆亦善情所積果孰訓因也然惡積則受苦善積則受樂如一心不生萬法何咎人而知此則將善不敢恃况敢爲惡而甘受苦哉故曰善雖是美惡固非善善不藉惡則爲善無資矣惡不藉善則爲善無師矣今有人于此必欲逐盡小人然後天下始可治者豈聖人之心也耶

長松文選 卷一 二十九
愍愍子曰火勝水水必成湯水勝火火必成涼
是故易之泰卦貴權在君子亦使小人各得其
所也然聖人不病於臨而病於大壯者至泰且
固守而不敢進噫非深憂遠慮者孰能知此
愍愍子曰吾讀易然後知六十四卦本無常性
故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所以性之情之惡之
好之凶之吉之循環無端變化無窮也
愍愍子曰中庸之未發即易之未畫發而皆中

節即易之已畫或曰中或曰和或曰道或曰易中
也者未發不昧已發之謂也和也者已發不乖
未發之謂也先天謂之道後天謂之易故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成則易行
乎其中矣外器而求易猶外卦而求爻也寧有
是處哉

愍愍子曰深山大澤龍蛇生焉茂族巨姓善惡
出焉苟不得有福慧者爲之長折攝於未有則

滅族殺身之禍將必不可免矣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

慙慙子曰禍未至時不知是福禍至而追思無禍之日真大福也豈待必得萬鍾然後爲福哉慙慙子曰勤於善者不知善之所積甘于惡者亦不知惡之所積善之所積以其不知福莫大焉惡之所積亦以其不知禍莫大焉良以不知生于所忽禍之始也知而勤之福之梯也故曰

忽則昧心知則不昧

慙慙子曰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雖遣曷若整之于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嗔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慙慙子曰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於止觀者未

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
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
以復之也今有人于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
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不苗而欲
飭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
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
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對曰若能探釋
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

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
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

憨憨子曰老氏宗自然夫自然也者卽無爲之
異稱也無爲卽不煩造作之謂也若然者則聖
人設教將教誰乎何者以善旣自然惡亦自然
則無往而非自然果如此則衆人之希賢賢希
聖始從勉然而終至于自然之說老氏大悖也
故老氏但言其終而略其始之說行則蒸惡爲

善之教將戰而不能全勝矣夫始終一條也故
衆人希賢賢希聖此盡其始也聖希天盡其終
也盡始也者以理治情之謂也盡終也者復其
性也性復則向謂一條者昭然在前矣夫復何事
至此則知自然不自然俱掉捧打月耳

慙慙子曰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
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燄
不可掩曠乃包博冲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

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
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暴
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于密者也故
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
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
亦密之之謂也

慙慙子曰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飢飢亦可
飽非但飢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

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
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
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死生莫烈
乎禍福者安知此

憨憨子曰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
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毋陶
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束八部雄文成心
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罄備之矣或者再束

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
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
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憨憨子曰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
之有我根于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
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
豈真我散而成我我則有五聚散求之我終無
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

長松茹芝 卷上 十四
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于愛憎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于解而在于行也

憨憨子曰吾讀楞嚴始悟聖人會物歸已之旨而古人有先得此者則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曰我今見樹樹不見我我見何見楞嚴文字之妙委曲精盡勝妙獨出此眉山之言也憨憨子曰口腹累人陽物多事至于滅身敗國

亡家者豈少哉然得其機而制之不唯無害兼可證真不得其机而強制之非惟無益亦足致狂夫机者何噫心未生時心將生時心正生時心生已時机乎机乎果在誰乎知此則口腹絕長蛇封豕之貪陽物無星火燒山之猛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芝退卷之上 終

少坐身報林乎林乎果其精乎映此限口即絲
丑夫林者何意以未坐報少報坐報少丑坐報
何謂真不辨其林而野賦之非對無益亦且姪
寸案昔豈少若然辨其然而辨之不辨無害兼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退卷之下

明 紫栢憨頭陀 著

李日華君實 同校

陳天保定之

憨憨子曰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
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何由精凡義
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
哉性變而為識識有各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

別曰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
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
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
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以故其量備
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
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
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
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
成也

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
成也
憨憨子曰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六合之
外昔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非不可
論恐駭六合之內非不可議恐乖五常之意今
釋氏遠窮六合之外判然有歸近徹六合之內
畫然無混使高明者有超世之舉安常者無過
望之爭是故析三界而爲九地會四聖而共一

之外唯不受後有者居之六合之內皆
有情之窟宅也能依者名之正報所依者謂之
依報聖也凡也非無因而感皆因其最初發心
爲之地有以緣生爲歸宿者有以無生爲歸宿
者唯佛一人卽緣生而能無生卽無生而不昧
緣生遮之照之存之泯之譬如夜珠在盤宛轉
橫斜衝突自在不可得而思議焉故其遠窮近
徹如見掌心文理鏡中眉目也吾故曰終天下
之道術者其釋氏乎

憨憨子曰正沐時以背示匡石子曰若見廣長
舌相乎曰不見噫見生不見善反不見豈惟背
有舌眼有耳將毛與髮無往而非見矣

憨憨子曰本惟一觸了觸非性則謂之妙觸受
觸所轉乃觸而已妙則失焉故曰妙觸宣明若
然者則廣長舌相不在口而搖於身矣寧惟身
哉待身者觸觸旣爲入妙之階則聲聲色色皆

廣長舌相也雖然苟非聽之于踵則音豈易領哉
惛惛子曰豎而趨者謂之人能豎者亦可以橫
非有豎而非豎者惡能豎豎橫橫有知此者可
與言性之似也
惛惛子曰一盆之水奚異滄海謂之盆謂之海
者情而已矣如情忘則海尚不有何況于盆是
時也昭然現前者盆乎海乎

惛惛子曰通紅而告我者熾炭也飄白而告我
者飛雪也紅白雖殊告我則一耳色爲五塵之
先先者能告則餘者寧弗告哉雖然非有目目
耳耳以至意意者亦烏能領旨乎

惛惛子曰緣明有見是謂衆人不緣明能見是
謂聖人然而鴟鴞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瞋目
而不見丘山因暗有見明成無見又虎狼貓犬
晝夜俱見則與不緣明之見何別嘻虎狼有待

則見而聖人有待亦見無待亦見故曰聖人處
明暗之域開物成務明暗不能累焉
慙慙子曰呼聖人聖人應呼衆人衆人應說者
以聖人之應謂之唯衆人之應謂之阿夫唯與
阿皆應而有不同者情也同者性也性與情相
去不遠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既近可以習
遠遠者獨不可習近乎吾以是知性本無常情
亦無常性若有常情何所生情若有常性何所

光光則員員則明明卽覺也圭山曰統衆德而
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名圓覺

慙慙子曰水有蛟龍山有虎豹樵者不敢入焉
漁者不敢浴焉以其有物故也知其有物而避
之不若忘我忘我物亦忘之故古之人能與蛇
虎爲伍而兩相忘者豈有他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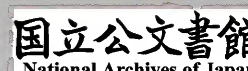
慙慙子曰風雨霧一耶三耶謂之一則風本非
雨雨本非霧霧非雨者謂之三非霧則風雨無

本故曰霧醒成風不醒成雨三卽一今一卽三
今三卽一三何所有一卽三一亦本無知此者
可與言一心三觀之理也

慙慙子曰鑿地可以得泉披雲可以見天地也
雲也情之譬也泉也天也性之喻也今有人于
此欲堅于地濃于雲且恣而弗制不唯傷生終
必滅性也

慙慙子曰孟軻排楊墨廓孔氏世皆以為實然
是豈知孟子者歟如知之則知孟子非排楊墨
乃排附楊墨而塞孔道者也雖然孔氏不易廓
而能廓之者吾讀仲尼以降諸書唯文中子或
可續孔脉乎外通或有能續之者吾不得而知
也

慙慙子曰人身生蟣虱則怒其師我輒捫死之
殊不思大道為身蟣虱天地為身蟣虱萬
物人乃萬物中之一物耳人能推其所自則知



長林苑通卷一
六
離大道無天地外天地無萬物而所爲人者特
靈焉而已卽形骸而觀之蟣虱于人何異以爲
眇而捫之非忘其所自者孰能忍乎

憇憇子曰古皇徵慶喜曰汝心果在內耶對曰
心在身中曰果在身中者汝能見五臟六腑乎
曰不見愀然乃再徵之曰汝處室中見室中之
物乎曰見曰今汝言心在身中而不能見身中
之物法喻相悖於理非通也喜窮於內必奔於

外殊不知內爲外待外爲潛根待潛根爲明暗
待反觀見內爲中間待中間爲隨所合處待隨
所合處爲一切無着待皆徧計橫執緣待而立
七處也天機深者了內窮卽外窮虧一喪兩則
餘處寧煩排遣然後省哉

憇憇子曰八者可還皆前塵耳唯能見八者不
可還見精也卽此而觀則見精本妙萬物而無
累明矣今有人于此緣明則見不緣明則不見

此果見精之咎乎噫明了不立根本妙故眼可以聞聲耳可以見色也

慙慙子曰如喜怒有常既喜則終不能怒既怒則終不能喜以其無常所以正喜時忽聞不可意事隨勃然而怒正怒時忽聞可意事隨欣然而喜故曰喜不自喜物役而喜怒不自怒物役而怒嗚呼物奴我主我不能喜怒物役之而喜怒何異奴之役主而人為萬物之靈竟不能役物

終為物役可不悲哉

慙慙子曰吾身至微盈不六尺六尺在大化之間何異大海一漚然是身所託者猶多焉蓋以至微之身毛孔有八萬四千一毛孔中一虫主之吾飢彼亦飢吾飽彼亦飽吾為善彼皆蒙福吾為惡彼皆嬰禍故有志于養生者生不可輕如果重生先養其主主者誰主乎生者也噫能主乎生者果有生乎是以唯無我者可以養生

長林苑選卷一
主生既無我生果生平知此者可與言養生之道也

慙慙子曰智者老人以七喻譬五欲之無益于人也故其言曰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學人思之亦如怨賊嗚呼一微涉動五

欲生焉五欲害人七喻作焉善能觀一微者則于因成假中了知五欲初無所從也夫何故未生五欲將生五欲正生五欲五欲生已四運精而推之則一非有唯一微之前者固自若也慙慙子曰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容萬方之刹者非龍非聖人孰能爲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

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也

慙慙子曰天地可謂大矣而不能置于虛空之外虛空可謂無盡矣而不能置于吾心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唯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也故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于無心而起于分別

慙慙子曰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成部部所以能詮所以然之說也所以然之說不明則字字句句章章篇篇如虫蝕木偶爾成文虫豈有心乃蝕之乎虫旣無心寧有義寓于文哉義也者心之變也如喜怒未發但謂之中已發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仁有仁之宜義有義之宜禮智信亦各有其宜如春宜溫夏宜熱秋宜涼冬宜寒冬而不寒則謂之不宜也是故會衆義整而不紊謂之理由理而行無往不達

長松友述卷下
謂之道由道而造乎歸宿之地謂之德德也者
如得字成句得句成章得章成篇所以成部也
慙慙子曰吾讀洪範乃知箕子聖人也聖人而
不在位紂在位商亡可知已箕謂五福六極唯
敬天愛民者天以五福應之反是則以六極應
之由是而觀則報復之理因果之條釋氏未東
之日而中國有欲治天下者未始不嚴于此也
今謂因果之談報復之唱乃釋氏鼓惑愚者之

技豈君子所當道哉噫是說也不惟得罪于釋
氏亦箕子所當惡也

慙慙子曰畫花畫鳥非不悅目也如欲使之香
使之鳴雖聖如神禹吾知其不能也今有人于
此智不能周一身力不能縛一鷄衣之冠之而
周旋揖讓非不悅目也然使之爲上治民何異
使畫花香畫鳥鳴乎噫今花鳥蒲目果能盡香
且鳴耶

長林苑通卷一
二
慙慙子曰水在釜中非火不能熱也種在土中非春不能生也愚在心中非學不能破也今天下學非不學也所學在于周欲而不爲破愚是以世喪道道喪世世道交喪之風扇之未已也噫扇之未已則將有不可勝言者至矣

慙慙子曰伊蘭之臭天下之至臭也而得旃檀薰之則可以爲香今謂下愚者終不可教何異伊蘭終不可使之香也如伊蘭得旃檀而薰之

亦可以爲香則下愚何獨不可教哉但教而無倦爲難果能教而不倦則金石可貫人雖至愚知覺固有卽其固有薰之以教誨之香久而至于熟則其至愚之臭亦薰而成香矣故曰教而無倦惟聖人能之

慙慙子曰夜夢地裂將欲逝之逝前恐前裂逝後恐後裂逝左右恐左右裂是時也計無所出猶逝心不能已恐怖萬出旣春雪撲牕春夢頓

覺則牀前後牀左右地本如故裂何曾裂橫謂
裂者乃徧計耳如故者依他也噫徧計雖忘依
他不忘猶夢夢覺覺存覺爲夢本夢本不忘豈
真覺也耶

慙慙子曰力不足生畏理不明生疑是故大言
而欺人者畏人者也觸事生疑無事謂事者乃
不明所致也心旣不明則中無主中無主謂我
能見能聞聰明特羣非愚而自欺者惡至此歟

慙慙子曰孟軻見王公大人則眇之眇之也者
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眇人乃自眇也如
我無心奚用眇爲彼王公大人一觸無心之人
將忘勢之不暇何待眇之然後使之服耶故曰
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
心故也君子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
心應之則無所不至矣

慙慙子曰惠不可妄受受則當思惠之所自來

長松如道
愛我而來耶哀我而來耶愛出于敬哀出于憐
敬則我何德之有而當其敬憐則既爲男子豈
趨于天地之間使憐我我不能憐人豈丈夫也
哉故曰幣厚言甘道人所畏

憇憇子曰牡丹諺謂之花王蓋尊其艷麗之富
耳殊不知青松托根於白石之上當風霜凜冽
之時爲雲濤於萬木之叢使聽者低回而不能
去以爲海潮初鳴夫松鳴使塵心蕩然雷鳴能
使羣蟄頓醒鍾磬鳴能生人道心以此言之則
牡丹之艷麗惡能有青松勁節之風哉

憇憇子曰梅以香欺雪雪以白欺梅兩者各恃
其所長而相欺互不能降故酣戰不已噫天風
忽起雪捲花飛則向之所恃者安在故曰恃長
而欺人者不能終

憇憇子曰海有大魚背負萬山山有大獸尾占
千里衆人聞而不信茲請實之微四塵則大地

長安通志卷一
不有微三塵則大水不有微兩塵則大火不有
微一塵則大風不有然地以水浮水以火浮火
以風浮風以空浮空以心浮夫心也者萬物一
體物我同根者也以此而言則焦螟可以負太
山螻蟻可以抗雷雨魚大而背負萬山獸大而
尾拖千里夫復何疑

慙慙子曰或謂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六之
中唯農力田士也工也商也僧也道也皆食於

農農一而食者五寡不能給衆所以天下日貧
也士與工商既古有之存之可也且微士則官
無繼微工則器用亦無繼微商則有無誰通故
不可去彼僧也道也唯坐而蚕食於世何補去
之可也游食者盡去不加稅于民國自富不分
力於民兵自強富國強兵乃有國有家者能事
豈可隨愚俗而不卽圖之嗟乎天道好生人道
好爭爭則不足讓之有餘故文王之先徙國讓

夷周之所以興也子孫繁昌周幾千年既周之
衰七雄五伯俱以富強爲能事戰攻不已勝敗
無常以致周之元氣喪盡一旦併于秦秦復併
于漢是時也天下無僧宗老氏者亦少食者不
多于今而周之衰秦之亡復誰尤乎夫食者不
患多多而能爲善則多多愈善善多慶積上天
祐之六極不生五福長盈謂天下以此而貧此
短見薄識之言也徒使達者捧腹絕倒耳且萬

法唯心貧富在業業善則享富樂業不善則受
貧苦在上者能以此道風天下則人人好善而
惡惡不待富強而天下自治矣彼謂食者多而
農者少天下所以貧豈理也哉

憨憨子曰衆人愛富貴而惡貧賤所以富貴貧
賤之累至于死猶不覺也殊不知富貴貧賤本
是一條而一條之上強愛之強惡之豈理也哉
故曰理有情無者聖人得之衆人失之噫得之

者雖死生在前直使爲一條况富貴貧賤乎
慙慙子曰死生根于有我有我根于無我若然
者則有我乃無我之枝條也而善反者即枝條
而求根本譬如瓮中捉鱉囊中探物耳奚難之
有雖然衆人有我習熟無我習生熟而能生生
而能熟非大明至勇者豈易之哉

慙慙子曰有我無我譬一指屈伸屈伸無常指
無隱顯今有人于此見屈伸而忘指體則在堯
而不能加在紂而不能損者終失之矣

慙慙子曰一條也者初本不遠在我日用中耳
日用而不知者外物累之也殊不知物不自物
待我而物我若能忘我物豈能獨立乎故曰唯
忘我者不惟物不能累物且爲之轉也

慙慙子曰聖人衆人本唯一光然聖人不假日
月燈之明直用本光自照所以處昏暗之中而
昏暗不能昧也衆人則不然本光固有而不能

用反緣日月燈之明方始得見此明一謝則暗相現前是時也伸已指而不能見况見天地萬物者哉

憨憨子曰滄海無際水凝千尺一夕陽回水生微響則水復爲水可立待也吾觀復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陽似不能勝陰然機在陽而不在陰則陰不勝陽多矣如初發心大士卽成正覺蓋衆人生于五欲火中一旦心發清涼非至明

大勇者孰能臻此故因該果海譬層冰之初泮則知復水不久焉果徹因源蓋水離水無體故也噫水水似殊故質礙之與融通大相懸絕然離水無水離水無水知此者可與言雜花之大意矣

憨憨子曰老氏以爲五音可以聾耳五色可以瞽目介然有知可以惑我無知殊不知耳目無所有有因有身知亦無所有有因境有嗚呼身

心既有則死生榮辱好惡是非靡所不至矣大
覺夫子教天下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而八者
現前則身心並無所有身心既無則所謂死生
榮辱好惡是非譬如片雪飛於紅爐之上惡得
有哉然身心之執雖解而八者猶未滌除復教
之以四塵觀四大前境觀分別心如天機深者
卽了悟外四塵則四大無所有外四大四塵亦
無所有外前境則分別心亦無所有外分別心

則前境亦無所有能所互洗物我蕩然是時也
無身之身無心之心昭然在前矣始知形充八
極大患莫能累焉智周萬物熱惱莫能焚焉駕
四弘之輪乘十願之馬飛行無際碾窮色空盡
使博地含靈頓躋正乃大士之能事也

憨憨子曰心本無我而靈故不可以有我求之
亦不可以無我求之以有我求之渠旣無我豈
不乖渠耶以無我求之渠旣靈然豈不乖渠耶

既不可以有我求復不可以無我求則我終不
可得渠耶果如此不惟衆人絕希聖之階卽聖
人繼注開來之功可得而泯已但渠非有無可
求要在從緣會得故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緣
也者如衆人以十惡五逆之緣薰之則渠發現
阿鼻之相乃至以人緣薰之聲聞大士之緣薰
之則九界發現之相皎如日星唯佛一人若不
以無作之緣薰之則渠且不能發現殊絕之妙

相焉由是而觀九界之相既循緣業發現今有
人于此能循緣業泝而上之則彼無我而靈者
不待召而至前矣

憨憨子曰宗儒者病佛老宗 老者病儒釋宗
佛者病孔病李既咸謂之病知有病而不能治
莽愚則妄也或曰敢請治病之方曰學儒而能
得孔氏之心學佛而能得釋氏之心學老而能
得老氏之心則病自愈是方之良蒙服之而有

長松茹芝 卷一
三
徵者也吾子能直下信而試之始知蒙不欺吾
子也且儒也釋也老也皆名焉而已非實也實
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噫
能儒能佛能老者果儒釋老各有之耶共有之
耶又已發未發緣生無生有名無名同歟不同
歟知此乃可與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
也非心也

懃懃子曰今有人於此能讀四庫書而約者不
明書多奚爲夫約者心也心爲萬化之主反不
能自信乃勤朽骨糟粕惑矣或曰敢問心所曰
在眼能見在耳能聞如生心動念卽情也非心
也噫唯明心者可與復性矣

寶顏堂訂正長松茹芝退卷之下 終

寶齋堂言五丈外張張卷之十

世謂聖明心者行與身皆矣

吾則謂其耳耳謂聞也主心運念謂靜也非心
謂自計也憊憊骨骸憊憊源矣海曰煩問心問曰
謂言多憂慮夫除昔心世心為萬分之三又不

長松茹退跋

先是不佞將登匡廬道東林踟躕於虎溪之上
聞樵人相謂曰遠公蓮沼蕪沒久矣今忽生蓮
此何祥也不佞灑然異之意當至人如遠公者
出無何惛惛禪師果從皖山來潯陽蓋師先結
夏皖山家仲氏典卿聞而往禮焉至則已移錫
開先復往開先方接足私自慶幸謂不意像季
之秋得覲肉佛遂長侍左右自是遊棲賢過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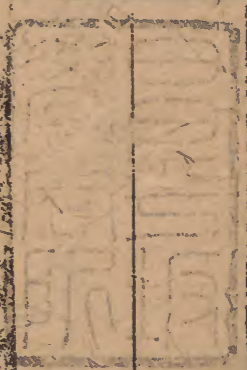
杉吊黃龍未嘗不在側也居頃之師將禮馮茂
破額往謁曹溪至湓浦而虐復作小憇海天不
佞適下策歸亟謁
法座師謝不見虐且轉劇仲氏奉而事之長松
館不佞日候門墻久之得引見授以首楞嚴經
一再讀之苦根鈍不能解後復授以南岳心要
雖亦微有所窺猶然不解也師乃曲垂方便不
深談奧旨直以其淺淺者巧喻旁敲始爽然自

失如暗得燈乃合掌頂禮而白師言小子不敏
愧弗堪領奧旨今聞緒論使我心光稍開得未
曾有竊計衆生根鈍如小子者不少強爲我著
千萬言令彼鈍根者有所解入實覺山之雲梯
苦海之寶筏師曰善哉遂意到筆隨不三日得
百十有九章自以爲無當目曰茹退不佞長跪
而誦之如登波斯寶舶莫測其所從來亦無能
形之讚歎是編一出寧唯楞嚴諸經可入卽大

藏已得其要領矣謀梓之以傳時仲氏已計偕北上茲欲述其始末小子何敢辭焉嗟夫師不病虐必不留潯陽不留潯陽必不著是書留潯陽著是書豈偶然哉遠公之蓮復生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往有談不二法門者亦一病士庸詎知至人不可思議雖病亦廣長舌耶或曰鼻祖西來不立文字此何爲者不佞輾然大笑曰客所稔聞者非仲尼乎仲尼遇賜則欲無言遇回

則終日言夫回賜之淺深若列眉必以不立文字爲心印則仲尼失之顏氏子矣且菩薩以普濟爲心脫非借言爲前茅更操何術使之會不言哉故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知終日言而未嘗言則茲百有餘章猶畧矣尚將錄其所終日言者焉

萬曆乙未正月上元日楚黃弟子邢懋顥和南



言始始曰聖人絲曰言而朱嘗言以終日言而
 猶然心則非昔言蓋前蒙更對何術斯之會不
 字然心申限會以夫之藤乃于矣且昔勤以昔
 限終日言夫回觀之處新昔限尊必以不立文

